



山水叶子

住在山水中的日子

阿南

山水叶子

住在山水中的日子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水叶子：住在山水中的日子 / 阿简著.
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

ISBN 978-7-300-11193-3

I. 山…

II. 阿…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155814 号

山水叶子：住在山水中的日子

阿简 著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—62511242（总编室）	010—62511398（质管部）	
	010—82501766（邮购部）	010—62514148（门市部）	
	010—62515195（发行公司）	010—62515275（盗版举报）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（人大教研网）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	
规 格	142 mm×210 mm 32开	版 次	2009年9月第1版
印 张	7.75	印 次	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00 000	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自序

我想拥有一本描述山水景物的书。这本书的文字，将只奉献给风景：每一个句子，只分配给那些组成风景的事物；每一个词语，仅与景物相关。而且，这本书还将进入景物内部，描述景物里那些细微的内容与变化。描述风、雨、花、草、云，甚至是空气与光线——光线是时间的另一个名字，景物镶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阅读者因为感受到光线的更迭，从而感受到一座山的呼吸与脉动。我特意咨询了一位作家，得悉这样的书，尚未出现，这让我感到不安。我想要拥有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如此隐秘，只怕无人与我的想法相应和。而且，细细思量，这种想法确乎有些异想天开。如此这般，这样一本书，竟是无从获取的。好在我性格的基座下，游弋着两条鱼（属双鱼座），所以，最终我说服一条鱼去写这样一本书，以满足另一条鱼的这一非分之想。

2006年上半年，我在完成《寂静之城》的写作后，便从城市生活中退了出来，住进了山里。有一天，是一个早晨，阳光缓慢地照亮了窗户。我知道今天是“立秋”，我也明显地感觉到，这两个汉字，已经将从繁华的夏天带入秋季。我察觉到其中的变化。周围如此安静、平常，今天和昨天并无区别，但又是这么不同。我在笔记本上敲出一行字。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，我只是在等别的句子出现。它们来了，跟随乳白色的光。句子与词语纷至沓来，从门窗的缝隙，从光线里，从树叶上，跃入我的房间。我控制它们的速度、语调与色彩。此后，每天早上，我的手指都在等新鲜字句

的到来。每天，我留下一千字，将它们码放整齐，有序地储存在笔记本里。

《山水叶子》在一天天成形。

我认为这本书不必太长，因为它要保持轻盈的身形。我认为这本书还应拥有除我以外的读者。因为它是这样轻，像一片羽毛，或是树叶，它能够将同样的轻盈，带给阅读它的人。

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明了，它还应是一本可以看的书。因为，它将我对中国山水画的热爱，分化为无数片断，珍藏在字迹之中，在写作中，曾无数次与山水画相遇。通过文字，我一直在接近一个让我备感亲切与舒适的视觉世界。是黄秋园、石涛，是八大山人、髡残与龚贤……然后，是吴冠中。吴冠中让一个遥远的笔墨世界，再次逼近我们的视觉和生活——这些让我备感荣耀的名字，引我进入他们密集的墨汁与烟雾。更多的山水画家随之归来，他们因为秉承了自然的灵气，回归内心的清静，而能在今天，在数百上千年后，经由一片叶子，与我相逢。我觉得我来自自然山水，也来自那些遥远漆黑的笔墨团块。

《山水叶子》是一扇门，但愿阅读它的人，在进入阅读时，也在进入自然，进入水墨风景，进入自己内心的山水。

阿简

2009年7月于北京燕山

引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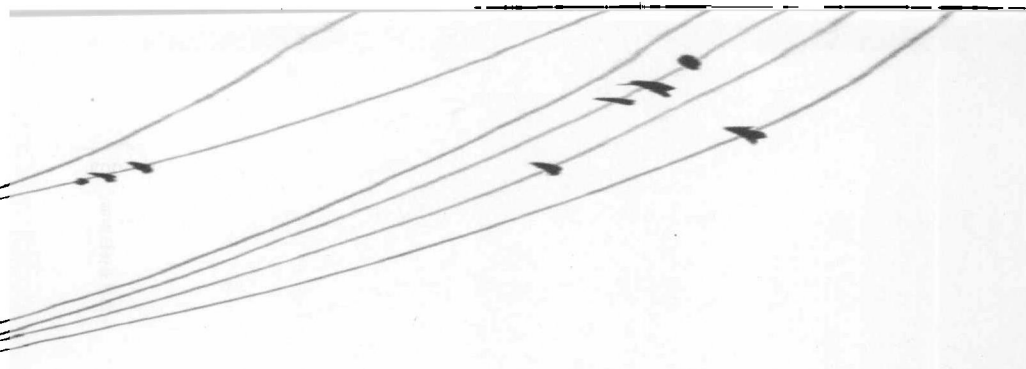
我站在山上一块平整的地面上，向来时，被我抛向身后的山道望去。那是些已经被我踩踏过的日子，一路跟随着我，在我耳边哗哗作响，如丝丝缕缕掠过我背脊的山风，带着山上特有的清凉。我回头看去，看到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日子，像一件件破损的旧衣裳，整齐地折叠、摆放在刚才缓和过我沉重喘息的山石上。在山的另一侧，那些未被打开的、干净的日子，则像一只老练的山雀，静静等候；未曾触摸过的、带着嫩绿的霜花，在洁白的石径上排列开，一直深入山上蓝色的雾霭。我坐在山上，在两种时间交界处，微微喘息着。山上的日子，就夹在我微微喘息的时间里，像一枚静止的叶子，平淡无奇。

我在山上的日子，是平淡无奇的。



早上，我通常坐在楼上的一扇小窗前，让遮满窗户的梨树叶子，也遮满我的眼帘。一天中，唯有早上的光是乳白色的。乳白色的光像柔软的金属，弯曲着从树叶的缝隙间穿过。今天，三只年轻的麻雀，站在离我最近的一棵小枝上，一上一下地向里张望，转动着灵活的小脑袋，倾听里面的动静，商议是否借窗户前向外延伸的檐角，建筑它们的另一个居所。近来山上雨水多，空气里饱含水汽，因此麻雀的翅膀总是湿漉漉的。相对而言，我的窗檐却有着明显的优势，它们总是干燥和平坦的，不会在多雨的空气中，长出紫色的霉斑。





不过，从今天这束光开始，天色已经转晴，节气在过了立秋后，变得明朗起来，乳白色的光在爬到窗沿上时，已经变得硬朗而干净，斜洒在我右方墙壁上鲜亮的光斑，有如刀痕，不再有半点含糊之处。空气中的水分在逐渐蒸发，那些上了年纪的麻雀，已经比我更早地感受到了节气的变化，它们结实浓厚的羽翼下，已经开始滋生抵御严寒的小绒毛。我是该收起夏装了。拿出深锁箱笼的夹衫，在这初秋的风里晾晾，让干燥的氧气，充满织物密密的纤维，让那些穿过厚实的、深蓝色云层的光线，带走滞留在雨季的阴霾气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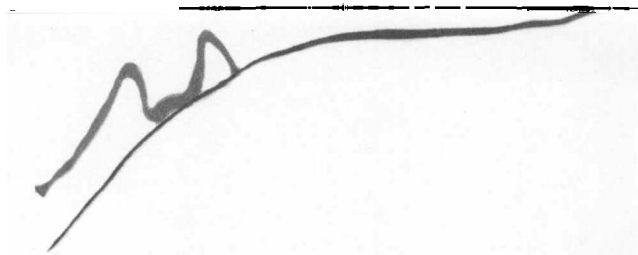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冬天，一个春天，一个夏天。当这个秋天过去后，我可以说，我在山上还住了一个秋天。我记得在春天梨花开着的时候，一对喜鹊看中了这棵繁花似锦的梨树，决定在三棵枝干组成的三角架上，建一所新宅。它们在枝叶间跳上跳下，仔细观察其间的地形地貌。它们又在周遭逡巡良久，看看施工材料是否方便相宜。当考察结束后，施工才正式开始。因此有几天，我总是在晨曦微启时，就被它们的谈话声吵醒。它们在研究工程上的问题。为了确保这栋建筑的质量，有很多技术要点需要反复切磋指正。此外，建筑还须兼顾审美上的要求。它们以为我听不懂它们的谈话，因此毫无顾忌，大声说着，争辩着，长尾巴在身后一起一落。是要在建筑中另辟一间密室，以储藏重要物品之用，还是先将未来婴儿室的建造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它们正为这两件事举棋不定。有一天，外面很安静，我以为它们都进城去了，我走下楼梯，推开后院的门，仰起头，看见两双乌黑的眼睛正望着我。我们对视了半秒钟后，它们各自叫了一声，飞走了。它们放弃了刚开始的工程，将工程搬到离梨树稍远的一棵杏树上去了。喜鹊不知道，我其实很愿意和它们分享梨树的花香。



杏树开花要比梨树早，而且更加稠密。杏子比梨子更早成熟，杏树对于鸟来说，应是很好的取食之所。粉色的杏花，几乎在一夜间就披满了整棵树。我的园子里没有杏树，我的园子里有一棵梨树，一棵柿子树，一棵海棠树。在我住进这个园子前，它们就安稳地生长着，从来没有挪动过地方。在我到来之后，它们就更加安稳了。因为在早春缺雨的时节，有人会提供清洁的井水，如果这个人得闲，还会拿剪刀对树枝做一些修剪。这些举措，对于花朵和未来的果实，都是极有助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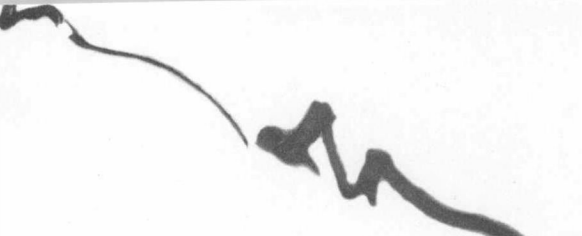


住在山上，我发现，我只能看见山的一小部分，要想看见整个山貌，就要离开山，在山下的某处远望才行。山下是一座已经干涸的水库。没有水的水库成了一片平原。干涸平坦的水库底部，长满了衰草，一条蜿蜒小径，伸向草丛深处。草间散落着羊只和牛。水库的绵绵草丛中还住着锦鸡。我在山上散步时，曾惊飞过一只毛色艳丽的锦鸡。我既看过它飞翔的姿态，又听过它不大动听的鸣叫声。因此，在平原上走过时，仅凭叫声，我就知道，草窝里蹲着一只色彩斑斓的锦鸡。



前几天，为了一睹山容，我走下山去，坐在一座尚未损坏的坝壁上，远远望着我的山。我看见我的山，姿容美好地矗立在大朵大朵的彩云下，山体上披满了青翠的灌木，里面藏着我的屋舍、梨树、柿子树和海棠树。不远处的杏树上还有一座新建的雀巢。只有在靠近山脚处，平坦的地方，才长着些高大的树木。是一些挺拔的杨树和树冠巨大的核桃树。我的山并不峻峭，也不很秀丽，它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，像一个倒垂的U字，有着温和的曲线和厚实的体态。在它的周围是山，在它的身后依然是一重接一重的山。但我的山并没有消失在众多山体中，它依然安详地矗立着，保持着姣好的倒U字造型和温良厚实的色泽。





那即是我的山，我能从很多山中一眼认出它，它曾在我的头脑中反复出现过。偶尔，我的眼光落在别处，我惊诧于这样的事实：我就住在倒U字形的里面。在沿着山路走进山里时，我一直注视着山顶上平滑的倒U字形曲线。这时，我和我的山都处在天空慷慨的馈赠中，我们都被天空无边的云层遮蔽着。我走在层云围拢的廊道里，就如同走在植物繁密柔软的叶脉间。但我触摸不到云层，我只能在视觉中反复触摸它的羽毛，用全身的毛发，来感觉云层里那些凉爽的纤维。我明确地知道，这是通向山上的云层，这些云，只有在这座山上才出现。虽然它绵延不绝，伸向我目力不及的地方，但我仍然确信，我头顶上的云和别处的云，有着完全不同的质地和性格。



山上的云是蓝色的。在明朗的夜晚，蓝色的云都变成了轻盈的白云。中午时，蓝色的云又都消失在清亮的天空里。只有在早晨和黄昏时分，蓝色的云才清晰可辨，沉甸甸地、不远不近地悬挂在山上。晚间，平躺在地板上，能看见窗外那些已经变成白云的蓝色云块，在缓缓向西移动。偶尔，一朵云如闪亮的羽毛，徐徐落下，借助风力接近地表，轻盈地穿过植物闪烁的叶锋，穿过那些在夜间开放的花朵，不紧不慢地向前滑翔。夜晚的山上，空气中总是富含水汽，这团低飞的云渐渐吸收了更多水分，变得庞大而沉重。这使它的飞翔越来越接近地表，越发缓慢。这是一次低空旅行。这是云的本意。它距离自己的队列越来越远了。这朵低飞的白云，从我窗前的梨树中穿行，一度被繁花阻隔。梨花在夜间很像一团一团的白云，处在星光下的整棵树，又几近透明。所以，云在经过一片又一片花瓣和花蕊时，消失不见了。这类事多发生在早春。之后，很多时候，当我看到梨树，就会想起那朵消失在梨花丛中的白云。



春季，蓝色的云在山上刚刚长好，泛出梨花的颜色，粉白中透出淡淡的绿。这些远看是白色，近看呈淡绿色，而实际上又是蓝色的云，逐渐聚拢成形，一团团围着山顶。由于它们在山上充分吸收了水分和山气，所以光线无法穿透它们。因而，春天山上时常出现的片片浓荫，不是植物的枝蔓形成的。实际上，那都是些云的影子。

几天前，我缓缓向山上走着。我走的是一条可以行车的平整路面，我知道，通向山上的路，并不只有这一条。在山上，无论从哪个方向上山，都可以抵达山顶。山上的灌木，虽然彼此交缠相错，但总留有缝隙；山上的云层虽然稠密，但云与云之间，总还有稀薄的地带可供穿行。在已经过去的几个季节中，我和山相互陪伴，将对方看做亲密友人。不过，我不像山看我那样详尽、精微，将我的所有行为举止尽收眼底。我看山，只能从它细小的局部开始。我想我永远都无法一眼看尽山的整体，并在整体中保留着敏感的知觉，进而勾画出山的全貌。

